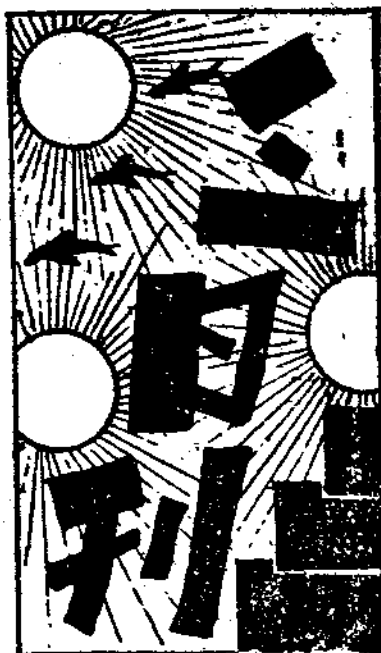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第二卷 第三期
 北平武外門北巷號二平合社出版
 (目價刊本)
 每本大洋二分
 廣告價目
 每月每方
 每季三元
 每半年五元
 全年十元

本刊繼續復刊啟事

同人等因被衆力驅使不得不勉力續作惟此次復刊篇幅略有增減特行預告如下本刊每逢星期日出版(二五九日)每期增刊一期以閱者休期適遇星期或星期日出版則增刊一期以閱者休期適遇星期或星期日出版則增刊一期以閱者休期適遇星期或星期日出版則增刊一期...

同森泰
 本莊係同泰同森泰聯合組織自運各國呢絨
 合組織自運各國呢絨
 嗶嘰承辦海陸空軍裝
 制服特聘著名工程師監
 製現代西式裝物一應
 俱全如蒙
 惠顧無任歡迎定價自
 當克己此啟

胡琴專門
 做東徐蘭園(係梅蘭芳琴師)今特造成各種
蛇皮胡琴數百
把發音宏亮每
 只三元至三十元請君速
 購外埠加郵六角和外南
 新華街
 竹蘭軒啟

(次日期本)
 社會小說 第三回 財可通神名題惹榜 官星照命初縮花封
 言情小說 第七回 騙廟產神殿作曲舍 奪地故佃戶泣流難
 第十四章 火樹銀花同慶上元
 事小 第十三章 會仙橋畔兄妹關迷
 第十四章 火樹銀花同慶上元
 爽...楊啟修

真 正 老 牌
文 達
 萬 應 十 達
 久已名傳華北
 專治感冒傷寒傷風
 鼻塞水土不服嘔吐
 下瀉腹痛四肢厥冷
 痧症無不立效小兒
 疳積七疳無不立效
 疫症無不立效小兒
 減症無不立效小兒
 外治如孕婦無忌小
 蟲百治如蛇蠍咬傷
 兒火疔瘡疥癩濕熱
 無名腫毒疥癩濕熱
 愈用棉花塗患處立
 北平東單二條一七號
 電話東局三四一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

國民政府公佈

刑事訴訟法 出版

每本實收大洋貳角

琉璃廠錦章書局

代售報夫購買脚力在內

雙妹老牌超等牙膏



此等牙膏精製美質固齒護牙之良藥也

北平廣生行有限公司啓

汗脚氣 立脚氣 愈即愈 三角

美容淨面 一即一 三角

興華大藥房 前門外 西河沿 二加埠

印刷刻鉛鏤云仙
大箇不受小精廉
約期莫悞声昭著
顧客會臨信音言

東華商

保險壽人 份股 經辦人壽保險
司公限有份股 司公限有份股
電東三三四五 八六

女醫學士 朱松子
治專 婦科 小兒科 內外科
皮膚科 花柳科

院址 西單北大街 九零四

求教

明月清風我齋主人闡揚風雅鼓吹文化擬禱

好雨莫嫌鳩喚早



投聯人姓名

住址

蓋章

本齋徵聯簡章

一期限 由本月八日起至十五日止截收逾限不錄

二投聯 每聯將本刊紙剪下注明姓名住址蓋章送至

宣外北極菴二號平化合作社代收以便取獎時核對

每一聯收回卷資六分兩聯一角以回條為憑

三獎額 佳聯錄取第一名獎扇金四元二名三元三名

二元四名一元五名至十名五角十一名至二十名二

角二十一至三十名一角(佳卷多時再增獎額)

四揭曉 各聯於八月十五日(即星期四)截止寫齊

封送名人詳閱八月十七日(即星期六)揭榜登載

本刊

明月清風我齋謹啟

第十三章 會仙橋畔兄妹闖迷

滕爽兄妹三人。到得白雲觀廟門口。只見人山人海。萬頭攢動。最可使人觸目驚心的。就是一羣乞丐。手中拿着揮子。老爺。太太。小姐。少爺。喊着一片連聲。一般香客。却像沒有聽見似的。只顧往廟裏擠。等到擠進廟門。走了一箭之遠。個個全都是站在會仙橋頭上。手裏拿着幾十枚銅元。向着用繩拴在兩旁的橋孔底下。掛着一個圓圓用銅做的大金錢眼兒拋去。但是這許多的人。並沒有命中在這個金錢眼兒中間。滕爽樹本樹穀三人。進了廟門。也隨着衆人來到這裏。滕爽看見橋兩旁的人圍得風雨不透。她於是好奇心一動。看看這裏面到底是什麼把戲。分開衆人擠了進去一看。只見橋底下。黃鏗鏗的銅子。滿了橋底一池子。好似成了一個黃金世界。而且還有白晃晃的銀元。也攙雜在銅元裏面。成了五光十色。橋底的東面。用石頭挖成一個大大圓洞。一個穿

青藍布道袍道士閉目合睛的在裏面打座呢。兩旁的人還是爭先搶前的叮嚀叮嚀打着牠！滕爽看了這情形到覺新鮮。也要想來打一打牠。就從袋裏一摸。那裏有銅元呢？袋裏只有她父親在家裏給的一塊大洋錢。還存在身邊。她的好奇心一動。就要犧牲一切了。暗暗說道：『我爲什麼不到外面去換錢呢。回頭來打牠不是一樣嗎？』我真是傻子。真是傻子。』她心說着把身一擠就擠了出來。到得橋頭。看見樹穀樹本還是站在橋頭那裏。一點也沒有離開原位。滕爽笑嘻嘻走到樹穀面前說道：『哥哥弟弟。你們兩人誰委派你當站崗警察呢？』樹穀也笑嘻嘻說道：『我並不是願意當這個站崗警察。因爲我看見你直往打金錢眼地方裏頭擠。所以我和樹本就在這裏當站崗警察等你呢？如若離開了原位。恐怕你找不着我們了。』滕爽聽完了這話。點了點頭就要走。樹穀一把揪住說道：『妹妹。你還要向那裏去呢？』滕爽說道：『我換錢

去。』樹穀說道。『噫！換錢取嗎呢？』滕爽說道。『我看衆人全都在那裏打着那個金錢眼呢。我也想打打牠。所以換錢去。』滕爽說完了這話。用眼睛直瞧着她哥哥。樹穀聽完了她的話。說道。『妹妹。這個金錢眼。本是屬於迷信的一件事。但是這個東西。我聽說在先管廟老道。因爲每年要籌修理院宇費用。命衆老道想法籌款。各老道想了幾天。總是想不出來。那管廟老道急了。忽然靈機一動。想出用錢打錢。愚弄人的法子。散佈了許多奇言怪語。說若有香客。能命中這個金錢眼。就是會着神仙。這一年內必能發財。妹妹。你看這金錢眼懸掛在洞內。站在橋上的人。如何命中呢。但是一般無智的愚民。偏要信它。這就是愚人自愚哪。妹妹。我勸你。把我們有餘打金錢眼的錢。何不週濟週濟這些外面窮人呢？』滕爽聽完哥哥這遍話。把頭一撇。想了一想。哥哥這些話。也的確對得很。本是嗎。拿有用的金錢。做這種無味的舉動。真是太不值了。你看看那

邊的人。還是叮噹叮噹的敲着。執迷不悟呢。滕爽把這個理由想了想。哥哥的話的確是對的。把換錢思想涼了半截。後來樹本就說道。『哥哥。姐姐。咱們往別的地方去玩吧。』滕爽樹穀點了點頭。就携着樹本的手。離開橋頭。一直奔到磁石山來了。滕爽來到這個院落。四週看了一看。是一個小四合院子。東面是一間正殿。匾上掛着。『土地祠』三個字。靠着牆根。用木架支着一座磁山。正是五光十色。到也好看。而且這些磁石。非常精細。又很亮白。用細泥粘在上面。一襯托牠。也有一番精彩。圍着許多的人。看着牠。別的也沒有什麼東西。滕爽看過了這個院落。並沒有什麼奇特。但是有一點可看的。只有這座磁山。就問樹穀說道。『哥哥。這座磁山。是什麼時候造的呢？』樹穀說道。『這座磁山。是從前西太后勢力伸張。迷信最深時候。有一個老道。運動了太監李蓮英。向西太后募化了許多萬銀子。無法報消。便把大內破磁爛碗。運了出來。堆成了

這座磁山。却報銷了不少萬銀子。這正是虛糜國帑。妹妹。你想是不是啊。兄妹二人。說着話。便帶着樹本周視了一巡。已來到了殿前。見有一個女郎在那裏參佛。發出微細的聲音。嬌滴滴。何異鶯啼燕語。羞答答。何異柳禪花歌。有幾個老太太也在那裏『南無阿彌陀佛』的唸個不休。有幾個中年男子在後排跪着。自言自語的閉着眼睛拜佛。大有不知天高地厚的精神。有好些小孩。女郎在那香爐旁邊燒香焚紙。還有些小孩在那殿左殿右。亂跳亂舞。各道士給香客敲磬子。擊木魚。滕爽看完了這些個事情。就對樹穀說道。『哥哥。你看一班迷信的活活一個人。給這泥塑的偶像。一磕一落的跪拜。真是令人莫明其妙！』樹穀聽完了滕爽這句的話。點了點頭說道。『妹妹。你這個話。是怎麼見解。這就是她們崇拜偶像心理表現。不科學的舉動啊。』樹穀說完了這話。滕爽點頭稱是。又跟着樹穀。看了看道士做飯的大烟囪。和養性的道士養老院。

的地方。玩得已是意闌興散。疲倦已極。樹穀掏出表來一看。已經是五點多鐘。就對滕爽說道。『咱們回去吧。再逛下去可也沒有新的發現了。』二人就領着樹本出了廟門。這時遊客亦已星散。廟門漸漸冷落起來。他們就叫了二輛洋車。滕爽和樹本同坐一輛。回家而來。只見道上夕陽西斜。一路上人聲嘈雜。車到宣武門。已是萬家燈火了。

第十四章 火樹銀花同慶上元

樹穀和滕爽兩輛車。前後進了宣武門。樹穀坐的那輛車忽然慢起來了。樹穀因見他年老。也不便相催。只見滕爽坐的那輛車。在前面跑得如同燕子一般。距離很遠。轉瞬間就見那輛車。已到了宗帽胡同口外。便放下車把停止。聽見樹本在車上說道。『進口！進口！』又聽見那車夫說道。『您雇的不是宗帽胡同麼？』滕爽回答道。『宗帽胡同也得進口哪！』那車夫又惡狠狠說道。『小姐。我是順治門的車。因爲還要返回去繳車份呢。要不然我也得慢慢拉您呢。現在乾脆您就下來吧。』滕爽聽完了車夫的話。她在車上就說道。『我們在白雲觀跟你說明。僱到宗帽胡同。你現在雖然拉到宗帽胡同就放下車。其實也沒有關係的。不過我聽你說的話。太有一點蠻橫得很呢。真是太可惡……』滕爽的話尙未說完。樹本接着說道。『拉車的你聽見我姐姐說的話……』

沒有。今天我們在車上。可不下來了。跟你泡一泡蘑菇。看你有什麼辦法。」樹本說完了這話。把身一扭。躺在他的姐姐懷裏。雙方正在相持不下。恰好樹毅的車已到。樹毅早知道拉車的故意搗亂。在車上說道。「妹妹。弟弟。你下來。坐着我的車先走。我同他到家去拿錢。」滕爽一聽這句話。知道是他的哥哥對付車夫的法子。即忙說道。我們一同走罷。橫豎快到家了。樹毅道。「也好。」便下了車。同着滕爽和樹本步行起來。那車夫也只得拉着空車跟到門口。樹毅從袋內拿出錢來。付給車價。那老年車夫却多得了十幾枚銅子兒。謝了謝。另拉別的僱客去了。只氣得那搗亂車夫無話可說。垂頭喪氣的拉着空車仍向原道而返。這就是存心搗亂。沒有好處的報應。滕爽和他哥哥。來到家中。看見厨子一碗一碗的菜向堂屋中端。又聽見她的母親。正在屋中召急樣兒的說着話。「這些個小孩子。一玩就沒有完。天到掌燈時候。怎麼還不回來呢。」她

的父親說道。『哎！你何必召急呢？凡正是就快回來呢！』俊侯正在說話。忽聽外面門響。俊侯接着又說道。『你聽。他們不是回來了。你何必如此召急。』說到這裏。黃氏已見他們三人進來。即時把兩道深鎖的眉頭。放了下來。說道。『你們怎麼這個時候纔回來。莫非逛得有興。留戀忘返了。以後出去。須要早些回來。免得我們替你們這班小孩子擔憂。你們沒有聽見消息不好麼？大總統已經幽拘在延慶樓。恐怕就要鬧出亂子來呢？』樹穀和滕爽聽了他母親的話。唯唯稱是。樹本却不作聲。俊侯接着說道。『爽兒。附小定於下星期一開學。今日是星期六。你也得預備預備功課才好。說到這裏。厨子已跑了進來。說道。『飯菜已開齊了。請吃飯吧。』說完了話。就出去了。隨後大家起身走到飯廳吃飯。挨着秩序坐下。團團圍了一桌。正是十分興旺。剛一坐定。樹來和滕肅不約而同的說道。『哥哥。姊姊。你們上白雲觀去。不同着我們去。我可不和你要好』

啦。』滕爽笑嘻嘻回道。『弟弟妹妹。你們不要生氣。回頭我賠給你吃幾個元宵就是了。滕肅一聽有元宵吃。却也嘻嘻的笑道。『姊姊。你不要騙我。元宵在那裏啊？』滕爽一指後面。滕肅回過頭來一看。只見厨子捧着一大盤。熱氣騰騰東西。搬了進來。盤中却放着六七碗煮熟的元宵。當時指着小手嚷道。『我先吃！我先吃！』黃氏夫人說道。『肅兒。當心燙嘴。』乘着厨子尙未遞給他。將自己一碗未吃元宵。用筷子挾了開來。遞與滕肅。滕肅低着頭吐吐嚙嚙的就吃起來了。那樹來却由厨子遞給他的一碗。猛把第一個囫圇一吞。就燙着嘴巴。却咧着嘴嚙不下去。像要哭的樣子。俊侯見此情形。便說道。『你們慢慢兒吃。吃好了飯。我領着你們二個到西單牌樓觀燈去。』樹本說道。『爸爸我也要去看家。』滕肅只顧用小嘴吃着元宵。弄得她說話也不能隨便了。正在此時。厨

子已把炒菜搬了上來。黃氏夫人說道：『我們喝點酒罷！』俊侯說道：『還是喝些葡萄酒吧！』黃氏夫人就向胡媽說道：『胡媽，你把半桌上擺着葡萄酒拿過來。』胡媽答應了一聲，把半桌上放着的一瓶紅葡萄酒拿了過來，送到黃氏夫人面前。黃氏夫人接過了這酒，使用手把瓶塞拔開，倒了一杯遞與俊侯。俊侯接過酒杯說道：『今天是上元令節，你也可喝一杯。』樹穀和滕爽如要喝，亦可喝一些，不過不要喝醉了。滕爽道：『我不喝，我給哥哥倒一杯罷。』俊侯道：『如此，你們先吃飯罷。』滕爽倒了一杯葡萄酒，遞到樹穀面前說道：『哥哥，這酒是美國原來的，不要喝醉了。』樹穀瞅了滕爽一眼說道：『妹妹，我知道，謝謝你。』使用手接了過來，咕嚕咕嚕喝了一杯。胡媽將飯盛好，一碗一碗遞與各人。將到滕肅面前，滕肅把小嘴一啞說道：『我不吃了。』黃氏夫人說道：『她吃了不少元宵，不吃也好。』便命胡媽把她抱了下去。滕肅下來，便跑到她

父親坐旁咧開小嘴說道。『爸爸！你說帶我們去觀燈。我們去罷。』此時俊侯酒落歡腸。已經用飯。便說道。『肅兒。快去洗臉。爸爸吃飯準領你和三哥一同觀燈去。就是了。』樹來吃了半碗飯。聽了這句話。便把飯碗一放。說道。『我不吃了。爸爸。我們走吧。』黃氏夫人喝道。你這飯吃好了。』樹來忙把飯碗重行舉起。將碗內贖飯剗乾淨。便跳下凳子前去洗臉。此時各人的飯也陸續用畢。俊侯吃好了飯。盥洗已畢。便坐在沙發椅上吸煙。喝茶。停了一會。滕肅又跑了來。啣咕道。『爸爸。你說領我們到西單牌樓逛燈。怎麼還不走啊。我們快走罷。』俊侯笑了笑說道。『不要着急。你三哥呢？』滕肅回過頭來一瞧。却沒有看見樹來。像要哭樣子。慢開小步到她姊姊房內去找。俊侯就叫樹穀到上房去拿自己的大氅。樹穀應命。把他的父親大氅從房內衣架。上取了下來。就走出屋門。隨身把門關上。來到食廳。交在父親手內。他的父親把大氅從樹穀手

內。接了過來。剛剛穿好。樹來和滕肅已跑到膝前。向樹來一看。說道。『噫！甚麼時候。穿上新衣呢？真真漂亮得很呀！』樹來活潑潑的笑嘻嘻說道。『爸爸。我吃好飯。姐姐領我到她屋中換了這件新衣服啊。』他的父親微微一笑。一笑。便命樹來滕肅跟着步出飯廳。到得門房。那滕肅却要她父親抱着她走。俊侯便命車夫李六抱了二小姐跟着去。李六奉命。就從地上把滕肅抱了起來。俊侯便領着樹來。步出大門。見路上行人往東直走。俊侯也緩步而行。到得西單。只見大街上是車水馬龍。如穿梭似的鬧個不休。兩旁行人皆站在各商舖門口觀燈。那大街上却映耀着如白晝一般。大商號門口都搭着高高的彩牌樓。電光四射。牌樓匾額上用小電燈紮成慶祝上元四個大字。映射着五光十色。光怪陸離。耳中聽得咚咚！噲！噲！的鑼聲鼓聲。響個不絕。大有太平氣象。俊侯此時不免觸起一種感想。他想中華民國成立了十餘年。一般商民舊歷觀念不。

能剷除。倒是罷了。然軍閥橫行。險象環生。人民正像沒有這回事似的。睡在夢中。毫無覺悟。長此過去。再過十年。不知要糟到什麼地步。照此下去。大好中華。實在難於補救了。心中正在默默的慨歎。不知不覺的。却已走到恆麗綢莊門口。低頭一看。却不見樹來與滕肅二人。舉首往四下裏一望。只見李六抱着滕肅。站在烟火盒子架子底下。便在人叢中擠到李六站的地方。近前一看。見樹來也站在李六身旁。像要等着看放燄火的樣子。急說道：『你們要看花盒子。跑到對過去看。站在這裏作什麼。』李六即答道：『原是什么呢。因為小爺找不着老爺。所以站在這裏。』俊侯說道：『如此甚好。我們跑到對面馬路上站着去瞧吧。』滕侯領了樹來。李六抱着滕肅跑過馬路。將要站定。却見那恆麗綢莊門口花盒子。已經燃着。等了一回。便火星四射。如萬道金蛇。趨來趨去。一霎時。忽然現出火樹銀花。正是好看。滕肅在李六肩頭上提着小手指東點西的忙。

個不了。俊侯把樹來也抱了起來去看。不到半個鐘頭。那花盒已經放完。站在街上的人漸漸散去。俊侯一見樹來却已現出疲倦樣子。滕肅已睡倒在李六懷中。俊侯遂把樹來放下。接過滕肅。抱在懷中。便命李六僱車。循原道而歸。

哀情小說 滕爽